

〔朱註〕懷寶迷邦謂下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

康熙欽定四書解義卷之六

清康熙帝欽定

重野安經 全校 大鄉穆標註

論語 卷之四下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

康

欽定四書解義

論語卷之四下

一

陽貨

第十七

子曰諾吾將仕矣

此一章書見下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陽貨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因孔子為魯國人。望欲其來見己。孔子以貨亂臣。義不往見。貨遂托大夫賜士之禮。瞰孔子之亡。而歸以蒸豚。欲致孔子。往拜而見之也。孔子亦時貨之亡也。而往拜之。是恐墮小人。之計。而處之。以禮。仍遂不見之。初心耳。不意與貨相遇於塗中。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道德治世之寶也。懷寶者。必當弘濟時。難措置國家於有道。苟懷藏其寶而不用。坐視國之迷亂。可謂之仁乎。孔子曰。仁者心存救世。使懷寶迷邦。不可謂之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為之資也。有為者。必當乘時而出。始能展布其措施之畧。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數失事機之會。可謂之智乎。孔子曰。智者審乎事機。使從事。失時。不可謂知也。貨又曰。往而不返者。日月之逝。不可復追。來而日積者。年歲之增。不復為我少。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應之曰。諾。君子未嘗不欲仕。吾將出而仕矣。貨自為有心之譏。孔子自為無心之答。其不激不隨。如此。蓋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始也。據理以待之。繼也。據理以答之。雖倨傲狡黠。機警百出。而終無所施。其

妾是貨雖見孔子猶之乎未見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教人。以復性也。孔子曰。人之善惡相懸。不知其實。由於習而往。往往歸。答於性。無怪乎言性之紛紛也。蓋有生之初。雖氣有清濁。質有厚薄。之不同。然同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厚者。固可以為善。即有濁而薄者。未必純乎為惡。善惡分數。相去原不遠。蓋相近也。及乎德性。以情欲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習為善者。日進乎高明。習為惡者。愈流於污下。於是賢不肖之相去。或相什佰。或相千萬。非性之咎。習使然也。人之善惡。係乎習。而不係乎性。如此。則克其氣稟之偏。以復其天命之本。非學問不為功矣。夫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其辭雖若各異。其意乃實相成。孟子之言性。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孔子之言性。指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氣質之性。也。知有本然之性。則盡性至命者。當無異道矣。知有氣質之性。則盡人合天者。當無異教矣。宋儒程子氣質之說。既滋得孔子性習之意。且可發明孟氏性善之說。有功於斯道。不小小不

〔朱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

〔朱註〕此承上障而言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一章書亦教人變化氣質之意也。孔子曰人之氣質固相近矣。然就其中有一等氣質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為上智者。有一等氣質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為下愚者。上智之人雖與不善人居。自不肯為惡。然唯上智為然耳。人不皆上智。未習於惡而不移。於惡者。下愚之人雖與善人居。自不肯為善。然唯下愚為然耳。人不皆下愚。未習於善而不移。於善者。也。可見天下之人習而不移者。少為習所移者多。美惡固非一定。而轉移之權。誠在乎習。不得誘夫性也。傳曰習與性成。又曰習成自然。然則習顧可不慎哉。古之人主每致誠於狎習。而加嚴於近習也。職是故矣。

〔朱註〕絃琴瑟也。莞爾小笑貌。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

〔朱註〕君子小人。人以位言言之。

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此一章書。是言為治者。當以道化民也。子游為武城宰。孔子觀風。問俗。至於其邑。聞絃歌之聲。遍於下里。其以禮樂為教。可知矣。夫上有善治。則下有善俗。孔子一生不得行其道於天下。子游一旦得行其道於武城。故孔子聞之不覺喜。見顏色。遂莞爾而笑。曰。小邑而治。以禮樂之大道。猶割雞而用牛刀也。割雞之小焉。用此牛刀之大焉。子游對曰。偃之治武城。蓋尊所聞。行所見。知耳。昔者偃也。嘗聞諸夫子曰。在上之君子。而學道。則堂弟之心。油然而生。而推以愛人。在下之小人。而學道。則尊卑之分。肅然。知敬而易於驅使。是禮樂詩書。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化其乖戾之氣。在上在下。為大為小。斯須不可或離。今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焉。安敢不以大道治之乎。孔子遂呼門弟子而告之。曰。二三子。言偃之言。誠為當理。我前焉用割雞之言。特戲之也。

以觀其自信何如耳。豈真為邑小而不必以大道治之哉。蓋孔子之心無非欲以道化天下。故喜子游之以道治武城。又堅三子之信而望其共尊其所聞。共行所知。以登斯世於上理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

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

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

其為東周乎。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有振魯與周之意也。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家臣。曾與陽貨共執季桓氏。遂據費邑。以叛。因使人召孔子。孔子憤公室之不振。思欲廢費久矣。今幸其家臣內叛。釁起私門。撥亂反正。在此一舉。欲往之心。是亦振魯與周之機會也。子路不達孔子之意。輒然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可已矣。何必又往。應公山氏之召也。孔子曉之曰。公山弗擾。特來召

〔朱註〕末。無也。豈徒哉。言不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

我豈徒然哉。必將有以用我也。當今之時。如有用我。而委以國政。必將正名分。討僭竊。使文武周公之道。燦然復興。而後愉快乎。奈何。末之而遂已也。孔子表其用世之志。如此。蓋公山弗擾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為魯也。非為公山弗擾也。使孔子得行其志。必以下政在大夫。還於諸侯。政在諸侯者。歸於天子。聖人轉移之妙用。有非子路所能窺者。故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心不能也。不忘世。亦不貶道。非聖人其孰能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

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

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

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一章書。是言為仁之實功也。子張問仁。道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心之理。心存則理得。不可有一刻間斷。一毫虧缺。必於五者。

〔朱註〕任。倚仗也。

推行運用無適不然。而至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備。內外合一。體用全備。而為仁矣。子張請問五者之目。孔子告之曰。心不慢而恭。心不褻而寬。心不僞而信。心不意而敏。心不刻而惠。凡此皆理之所在。特患不能行耳。誠能恭以持己。則有可畏之威。人自不敢侮慢矣。寬以待物。則有容人量。人自然心悅誠服矣。一於誠信。則人皆倚賴於我。而不我疑矣。勤敏作事。則無因循苟且之病。而事無不濟矣。恩澤及人。則人之蒙我惠者。皆有感戴之心。而無不樂為我用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仁豈外是哉。蓋仁人之心也。理具於心。本非寂滅。無刻不與天下相應。接無虛不與天下相感通。必事事物各得其理。而後必存理得體全用備。自然邦家無怨。天下歸仁。蓋由其心。體周流所以物我無間。神聖之理。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朱註〕欲是未入之詞。親猶入也。不入不入不入。入其黨也。薄也。涅槃。物飽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明其用世之意也。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之家臣。為中牟宰。時簡子與范中行相攻。佛肸因據中牟。以畔。一日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欲往。蓋亦猶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曰。昔者由也聞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亂常。親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其挽己也。今佛肸據中牟。以畔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何自背於昔日之言乎。孔子曰。汝謂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此言誠然。我曾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挽者。有不可挽者。譬之於物。有可至堅厚者。雖磨之不能使之損。而為薄。有不可至潔白者。雖染之不能使之變。而為黑。我之志操。堅白。雖不為善。焉能挽我哉。且君子之學。貴適於用。我豈若匏瓜。然徒然懸繫而不見食於人。則亦棄物而已。何益於世哉。蓋聖人道大德弘。能化物而不為物所化。若使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則

〔朱註〕蔽、遮掩也。愚、若不可陷也。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己且不免於辱。何能轉移一世君子處世審己而動可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狂。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好學以成其德也。孔子呼子路而告之曰。凡人之意所趨向。有一善行。即有蔽於一偏之處。由也女曾聞六言之美。而其中有六蔽矣乎。是時子路方侍坐。因起而對曰。六言中有六蔽。由未之聞也。孔子曰。女復坐而居。吾當一一告女。蓋天下事莫不有至當。不易之理。人必孜孜好學。以窮究乎理。然後所行無弊。而德可成。如仁。主於愛。固美德也。然徒慕

愛人。為美。而不以好學。以明仁之理。則心為愛。所蔽。將必有從。井救人之事。而人已俱喪矣。豈不為愚。智主於知。亦美德也。然徒慕多。知為美。而不以好學。以明知之理。則心為知。所蔽。將必入於異學之流。而放誕無歸矣。豈不為蕩。言而有信。亦美德也。然徒慕信。實為美。而不以好學。以明信之理。則心為信。所蔽。將必己之信。而於人之利害。有所不恤矣。豈不為賊。直而無隱。亦美德也。然徒慕直。道為美。而不以好學。以明直之理。則心為直。所蔽。將必攻發人之陰私。而急切無所容矣。豈不為絞。遇事勇敢。亦美德也。然徒慕勇。敢為美。而不以好學。以明勇之理。則心為勇。所蔽。將必逞其血氣之強。而肆行無忌矣。豈不為亂。剛強不屈。亦美德也。然徒慕剛。強為美。而不以好學。以明剛之理。則心為剛。所蔽。將必所輕躁。而無沉靜之度矣。豈不為狂。蓋仁智信直勇剛。六言雖美。而不從事於學。遂有愚蕩賊絞亂狂之蔽。將美者亦變而為惡矣。此可見學問之功。必不可已。古帝王所以不恃其絕世之資。而必勤勤念典。以求合於中正之道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

〔朱註〕小子。弟子也。興。感發。

志意ヲ觀ハ考ニ見
得失ヲ辨ハ和
不レ流モ怨ハ怨
不レ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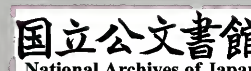
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此一章書見詩之為益甚備人不可不學也孔子告門弟子曰自予刪詩以來詩教之尊尚矣爾小子何不於詩學之乎蓋詩之中善惡具陳善者可以為勸惡者可以為懲吾心感發之機於此有勃然不能自已者上故可以興詩之中美刺并列美者可以考其得刺者可以考其失吾身行事之實於此有惕然之感動者故可以觀其叙述情好每於和樂之中寓莊敬之節故可以處羣而不至於流其發舒悲憤猶於責望之中存忠厚之意故可以處怨而不傷於激至於近而家庭則事父之道備焉所以教人孝者至矣且其間因物起興與比類托情或指鳥獸或指草木稱名不一無不具載於中可以供我所識者多矣詩之有益於人如此誠能學之則性情於是得正焉倫紀於是得脩焉聞見於是得廣焉爾小子可不學乎哉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古者大史採風土上自郊廟下及里巷政事之得失性情之邪正風化之美惡習

〔朱註〕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謂脩身齊家之事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俗之貞淫皆於此規之非若後世比詞屬句關靡誇多侈揚乎風雲月露之盛徒以娛耳目而蕩心志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伯魚重脩齊以端化源也孔子呼伯魚而告之曰女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已乎蓋周南自關雎以下言下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行於南國者也召南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其德也是兩篇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於人倫日用最為切要學者不但誦說必身體力行方為有益人若不學周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矣又安望其推而遠之乎以移易俗哉譬如面牆而立寸步之外尚不可行無論其遠已洵乎二南不可不學也况人君為萬邦之儀型未有不脩其身齊其家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則二南之當習又不獨學者為然



信之稱其為善若此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非德之害而何蓋德者人心中正之理自有其真今鄉愿外貌塗飾與世逢迎人以為德在是而終不知正理所在以此惑人心壞風俗可惡也鄉愿似近於德而其實相遠狂狷似遠於德而其實相近聖賢取狂狷而惡鄉愿有以也夫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賊也

此一章書是見人當蓄德也孔子曰凡人人聞一善言必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方有實得而德為我蓄若有所聞不能體驗力行徒事侈口談論此入耳出口之學譬在道路偶有所聞即於塗間與人論說雖善言日聞何能有諸己哉是自棄其德也蓋學問之道以默識為功以主靜為要心存則氣靜氣靜則斯言寡然則謹言為蓄德之方而存心又謹言之本與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

〔朱註〕鄙夫庸惡陋劣之稱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無所不至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鄙夫之戒以立臣道之防也孔子曰為人臣者必忘身盡忠而後可以事君有一等鄙夫不知道義不顧名節是可使之立朝而與同事君也與哉蓋鄙夫之心止知有勢位利祿而已當祿位未得則百計營求皇皇然惟以不得為患及祿位既得則又多方為持祿戀位之計惟恐失之夫至有患失之心則凡阿意求容行私罔上者將何事不可為乎小則為卑污之行大則陷悖逆之惡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人事君其害可勝言哉蓋鄙夫但知富貴不顧名節但知身家不顧君父一念貪位竊祿之私擴而充之至有禽獸之不若者可見人臣事君當以此為戒而人君用人之際亦不可不以不加察倘鄙夫在前急宜去之清有位一屬廉恥其有關於社稷蒼生之計人心世道之防匪淺鮮也自古以來鄙夫不可枚舉即如唐之李林甫宋之秦檜元之王文統明之嚴嵩嫉賢誤國無所不至而皆始於自私自利之一念遂成驕虎難下之勢是可不為之鑒哉

〔朱註〕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矜者持守大嚴廉謂稜角階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即氣質以驗風俗之薄也孔子曰人之氣稟不皆中和往往有出於偏駁者即如身有疾病者然亦謂之疾然古之時風氣淳厚其間雖有過中失正之人要皆質任自然本真猶未失也今則習俗之染日趨於甚即此三疾或亦無之矣蓋人有志願太高者是狂之疾然古之狂也不過濶畧自處不拘小節肆焉而已乃今之狂則恣情自放并踰大閑而流於蕩矣人有持守過嚴者是矜之疾然古之矜也不過崖岸峻絕示人難親廉焉而已乃今之矜則任意使氣輒與人忤而流於忿戾矣人有資識不足者是愚之疾然古之愚也不過徑情自遂率其本來直焉而已乃今之愚則挾私妄作反用機巧而流於詐

矣夫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雖氣質之偏若加以學問其疾痛猶可砥治至於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則本真盡喪并其質之偏而失之譬之沉疴已入膏肓雖扁盧亦無所用之矣人可不思勉強學問以變化氣質乎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此一章書是嚴邪正之防也孔子曰天下之理有邪有正而邪每足以勝正如下色以朱為正自紫色一出其治斲足以眩自而朱反為所奪是故惡紫以紫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為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耳而雅樂反為所亂是故惡鄭聲以紫其能亂雅樂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才之賢否本有定論乃有一種利口之人變亂是非顛倒賢否使佞足以惑聽人主不察而誤信之必至舉動乖方用舍倒置而邦家之傾覆不難矣是則左可惡之甚者也孔子此言其意專惡利口借紫與鄭聲為喻耳蓋讒佞之徒日習於側則君子退小人進國事不可不為矣自古皆然關係匪細人君不可不密也

〔朱註〕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小子指群門人

〔朱註〕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待言而可見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一章書是見學貴心悟也孔子示弟子曰道以有言而傳亦以多言而晦予自今以後將欲無言矣聖門子貢正以有言語一觀聖人者疑而問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傳述者賴有有言也今夫子若不不言則小子更何所傳而述之乎孔子曉之曰予之無言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亦以天下之道有不待待言而顯者誠觀夫天高高在上何嘗有言哉但見運為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遞禪而未嘗或息也發為百物則飛潛動植蕃育日盛而未有或止也天雖不言而行所以生者皆有默為之宰者天又何俟於言哉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至理之發見就如時行物生莫非天道之流行何待待言而始明學者但當隨處體認自能領悟於言外若徒以言語求之則雖至理當前而終不能察故孔子發為無言之論欲學者實求諸心得躬行之際而無

徒驚於口耳誦述之末也。不善求之。或舍其中正之理。棲心於虛無幻杳之域。以為無言之妙。在是也。則又謬以萬里矣。故學者不可不。慎思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屑之教誨也昔魯人有孺悲者一日來求見孔子孔子不與相見托言有疾以辭之想其時必有得罪處也然猶恐其未悟乃俟傳命者出戶遂取瑟鼓之而歌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夫始以疾辭既絕之矣而又使之知其非疾則警之也荷孺悲自反所以見拒之由而能改其過則聖人之所以教之者實濇矣聖人之教思無窮於此可見一端云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朱註〕期周年也沒盡也升也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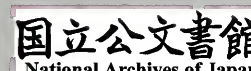
將命傳辭疾之命也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柞檀之火秋取柞檀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
旨亦甘也懷抱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此一章書見短喪之甚不可也。宰我問於孔子曰古制人子居喪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以予觀之即短爲一年亦已久矣。不可變

通其制乎。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乃君子之居喪三年不習禮則儀節多疎而禮必壞矣。三年不習樂則音律皆廢而樂必崩矣。且以三年言之穀之舊者既盡新者又登而物候變矣鑽燧改火以取火者。閱歷四時四改其火而氣候變矣。則期年之久亦足盡人子之情而喪至此可以止矣。孔子因語之曰三年之喪食必疏食衣必衰麻。今女欲改爲期年則期年之後即食夫稻衣夫錦於女之心安乎。宰我不察而直應曰安。孔子遂責之曰凡人有不爲止爲之心有不安於食稻衣錦則任女爲之矣。夫君子之居喪也其哀痛之情最爲迫切雖食美味而不可以爲甘聞美音而不可以爲樂至寢苦枕塊身之居處不能即安惟其心有不忍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也。今女既以爲安則期年之喪又何不可爲乎。宰我既出孔子恐其真以爲可安而行之又爲下探其本以斥之而使聞之曰人子之愛其親固自天性何予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亦以三年爲期以稍盡報親之情耳。自天子達於庶人皆有父母之恩皆當有三年之服。乃天下通行者也。子亦人子也。寧獨無三年懷抱之恩於其父母乎。而乃欲短爲期年何其心之忍也。夫論父母閔



極之恩。雖三年之喪。猶未幾。盡其情。何況期年。幸我亦甚。味其本心之良矣。故孔子責之。并以此教天下萬世也。以此立教。後世尙有以日易月。如漢之文景者。悲夫。

〔朱註〕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已。止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此一章。書。是示人當收放心也。孔子曰。凡人生各有當爲之事。則各有當用之心。若終日之間。惟知飽食。悠游曠放。一無所用。其心則神志昏惰。百事俱廢。欲以進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不有博奕者乎。蓋局戲爲博。圍碁爲奕。爲此二者。雖非正業。然其心亦有其所用。猶勝於於悠忽度日。一無所用者。夫孔子非教人博奕。特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况乎人君。一心關係四海之大。萬民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其兢兢業業。有下不容稍假者。尤當深省於斯也。

〔朱註〕尙。上之也。君子爲亂也。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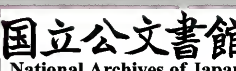
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

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此一章。書。是教人以理制氣之學也。昔子路好勇。問於孔子曰。天下事。惟勇足以任之。君子爲人。亦尙勇乎。孔子教之曰。君子之人。惟義爲上而已。蓋義者制事之宜。立身之宰。君子於義所當爲。則奮迅直前。毫無退避。不知有勇也。若有位之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妄逞其勢。以逆理。犯分。而爲亂。若無位之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自恃其力。以肆欲。妄行而爲盜。徒勇之害如此。故君子不尙上也。此可見凡人行事。惟準乎天理之宜。自反而縮。則可以常伸。萬物之上。此乃勇之大者。若夫血氣用事。乃匹夫之徒勇。非聖賢之大勇也。孔子曰。勇者不懼。又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其此意也。夫

〔朱註〕訕。謗毀也。室。不通也。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



伺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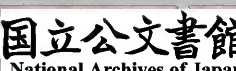
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許以爲直者。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惡以維世之意也。子貢爲世風民俗起見。而問曰。君子心氣和平。與小人接物。聲色不形。然亦有惡乎。孔子曰。好善惡人。心之公。君子豈無所惡。如人之有惡。自當容隱。有專喜稱人之過。惡而揚之者。惡其心之不仁。上下之間。自有定分。有下身居下。而謗訕尊長者。惡其心之不敬。好剛使氣。當節之以禮。文徒勇者。惡其心暴無禮。必至犯上作亂矣。臨事果敢。當加以之以學問。窒塞者。惡其執迷任性。未免率意妄爲矣。此人心之公也。故君子惡之。因問子貢曰。賜也。汝亦有惡乎。子貢對曰。明覺自然者。知也。若無照物之識。專務伺察。動靜以爲能。則惡其託於知。見義必爲者。勇也。若無兼人之氣。悍然傲世。凌物以爲強。則惡其託於勇。順理無私者。直也。若無正大之心。專好攻訐。陰私而不諱。則惡其託於直。賜之所惡如此。由

此以觀孔子惡心體之不明者。恐其非理而妄作也。子貢惡心術之不正者。恐其以似而害真也。聖賢以忠厚長者之道。望天下。其意豈有岐哉。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一章。書。見下音。臣妾。當御之有道也。孔子曰。從來御人之法。貴乎寬嚴互濟。而寬嚴之用。又在因人而施。若寬以待之。而不見恩。嚴以待之。而易。難養者。其唯女子與小人乎。蓋女子小人。最易狎昵。以其情可親也。亦最難畜養。以其心不測也。故親近之。則狎昵。恃愛全無。孫之禮。如疎遠之。則失其所望。便生怨恨之心。此其所以爲難養也。果能莊以泄之。則有以消其狎習之念。而侮慢之端。以息。恩以結之。則有以彌其缺望之心。而僭越之事。不生。又何難養之足慮乎。古來英君。諒辟明足。以決幾。敏足以斷事。至於左右。誓御之間。往往處之不當。易於僭事。蓋女子。每藉小人。以攬外權。小人。必藉女子。以希內寵。人主防閑。



〔朱註〕四十成德之時

不密多無以無意而中之。稽之於前代。如客魏之類。爲患甚烈。有國家者。其可不審察於幾微之際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此一章。書是勉人及時進修也。孔子曰。吾人勵志躬行。須在乘時。建業。蓋日月易過。神志易衰。若少壯未能加勉。便貽老大之悲。人年至四十四。正道明德立之時也。前此年力富強。何難勇於精進。有善者可益。進於善。有過者可幾。於無過。若至此時。猶有過惡。見惡於人。則是善之未遷者。終於不遷。過之未改者。終於不改。矣。豈不可惜哉。蓋日月易過。時不再來。學者當時時自警。以日新其德。孔子此言。正如清夜晨鐘。令人發深省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朱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嘖手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原情之論也。微子是紂庶兄。箕子比干是紂諸父。當時紂惡不悛。其國將危。臣下雖有進諫之忠。君上絕無納諫之美。故微子隨事箴規。然諫而不聽。則引身而去之。箕子矢心報主。逢紂之怒。囚繫爲奴。因伴狂而受辱。比干直言極諫。不憚批鱗。遂至剖心而死。三人或去。或奴。或死。各就一己分量。隨地自盡。審度一時事勢。盡力而行。均之無愧於心者矣。孔子從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夫論人者。當察其迹。而原其心。評古者。又考其時。而哀其志。三人行雖有同。而其救過圖存。出於忠愛之誠。則一也。蓋去以存祀。非忘君也。奴以俟時。非懼禍也。死以悟主。非沽名也。三子之心。可以無愧。得孔子一言之斷。而臣節昭然於天下後世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

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朱註〕士師。獄官。黜。退也。

此一章書見守道不違之意也。柳下惠魯國之賢人。士師掌刑獄之官。昔柳下惠為魯之士師。三被退黜而不去。或諷之曰。吾人抱道匡時。合則留。不合則去。子屢擯。若此。尚未可也。去以行其道。常伸有一避黜之心。則吾道必屈。我之所以被黜者。只是直道而行。不肯自屈耳。近日人情大抵喜枉而惡直。我但守直道。事人。到處落落難容。安往而不三黜。苟能阿意順從。枉道而事。自然到處和同。又何必去父母之邦。以求合乎。然吾道必不可。枉。宗國必不可去。惟有持公秉正。自矢靡他。其黜與否。則聽之。人而已。於道何損益哉。可見世衰。則羣邪得志。世治。則衆正彈冠。今古一轍。柳下惠寧守道而不從。時不可謂之和。而介者矣。誠可以為後世人臣法。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行。

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自重也。當時列國禮賢。虛文曰。勝。孔子志期行。道難。以虛拘。一日適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思有以尊禮之。因與臣下議曰。國家待賢之禮。要在豐約得宜。如魯君之待季氏。禮極其隆。我則有所不能。魯君之待孟氏。於禮過簡。我則又以爲不可。今斟酌於可否之間。審度於豐約之際。當於季孟二者之間待之。則庶乎其可耳。既而又曰。孔子在齊。雖宜禮接。但吾年已老。恐不能施用。竟其施行也。孔子聞之。知景之不可。與有爲也。遂去齊焉。夫孔子至齊。思欲移風易俗。轉弱爲王。以彈其尊周之志。乃忌之者衆。嫉之者深。景公已無進用之實意。而徒擬議於禮節之虛文。是豈孔子之心哉。孔子行而齊終不復變矣。豈不甚可惜耶。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孔子行。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見幾明決之意也。季桓子名斯。是魯大夫。魯定公時。孔子曾爲司寇。三二月而國大治。齊人聞而懼之。乃送女樂。孔子行。

女子八十人。彩衣文馬。舞康樂。而陳於南門之外。是時桓子擅權於上。定公徒擁虛名。因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卒受女樂。是魯已中齊人之計矣。溺聲色而娛耳目。怠政事而慢賢才。三日不復視朝。使君不臨。臣不省。簡賢棄禮。孔子雖欲諫而無由。於是遂行。夫列國之君。大約有奸賢之名。而不能定公能用矣。而又不能終。孔子抱經綸匡濟之學。使時而駕。信任勿疑。唐虞三代之治。可以復見。惜乎所遇多艱。莫克大展其志。此誠斯道之厄。而時會之不可偶也。

〔朱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此一章。書見用世之難。當守道以自重也。接輿是楚之狂士。昔周室衰。賢人逐跡。孔子周流至楚。有狂士接輿者。唱歌而過。

孔子之車前曰。鳳凰為希有之瑞。能審時知勢。故有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德甚盛也。今際何時。猶不藏身。敏翼而有高岡。翔臞之思。何德之衰。而不自重耶。然往者之日。棲身塵埃。不可諫止。來者之日。功名不遂。尚可改圖。及時而隱。正在此時。可以已矣。可已矣。試觀今之從政者。非惟不能建功立業。亦且危殆而不。可保。鳳何不自愛。而甘蹈此殆乎。孔子聞其歌詞。知為隱君子也。欲下車與言。出處之大義。以明不得已之心。乃楚狂既絕。用世之念。不欲開用世之言。遂趨而避之。孔子終不得與之言。蓋避世之意。堅。故避世之意。更果也。然孔子周流列國。不能一日忘天下之深衷。夫豈忘世之徒。所得而窺其意量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

〔朱註〕耦。並耕也。津。濟渡處也。執輿。執輿在車也。沿沿。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世桀溺自謂。覆種也。憮然。猶悵然。惜也。

其不喻已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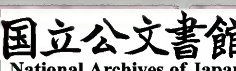
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此一章書。見聖賢救世之深仁也。長沮桀溺二人皆隱者。並耕於野。其避世之心已見於力稼間矣。孔子經過其地。不知渡口。使子路問津。亦是汲引共濟之意。長沮問曰。在與執轡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欲以聖人之名動之也。沮問曰。即是魯國孔丘與。子路對曰。誠是也。長沮曰。彼遊遍天下。無處不到。是知津矣。又問桀溺。桀溺曰。子為誰。子路曰。為仲由。知同心濟世之人也。因

問曰。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子路對曰。然。桀溺曰。人貴識時。如今世道滔滔。然曰。流於下。不可復返。若欲易亂為治。將誰與轉移乎。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今日之齊。明日之楚。終無一遇。豈若下從避世之士。離羣遠俗。長與之辭。為樂哉。遂自治其田。穠而不輟。子路以二人之言告孔子。孔子憮然嘆曰。高才遠舉。遺棄世人。止有鳥獸勢。不可與同羣。若斯人者。同一氣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乎。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我正為無道耳。若使民安物阜。天下有道。亦願與擊壤之民。共觀德化之盛。豈樂於多事哉。二人何不諒我也。從來聖賢已饑已渴。原有憫時憂世之心。若置理亂於不聞。生民何所託命乎。是殆與石隱者流。不可同日而語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

〔朱註〕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植。立之也。芸。去



草也。倫序也。

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
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
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
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此一章書見聖賢出處之大義也。昔孔子周流列國。子路隨行。偶失在後。遇丈人以杖挑竹器而行。因問曰：『曾見吾夫子否？』丈人遂責之曰：『人皆力耕自食。子於四體則不勤勞。於五穀則不分辨。徒然從師遠遊。何濟於世？孰知為爾？』夫子平遂植其杖而芸。田不復更答。子路默然自失。拱手而立。敬以動之。丈人見子路改容而禮。亦起敬心。遂止宿於其家。且殺雞為黍而食。以致

酬酢之情。呼其二子出見。以致懇勤之誼。觀丈人之為。固與草野倨侮者不同矣。明日子路前行。追及孔子。具以其事告。孔子曰：『此賢而隱者也。使子路往見之。將告以出處之大道。丈人已先行而不得見矣。』子路述孔子之意。語其二子曰：『天地之間。人為大。五倫之內。君臣為先。若不仕。則無君臣之義矣。昨使二子出見。亦知長幼之節。夫長幼既不可廢。何獨於君臣之大義而廢之？若以隱遁為高。惟知自潔。不幾亂君臣之大倫乎？君子之所仕者。豈為貪圖利祿。只為君令臣共。昭揭於天地間。以行此義耳。至於道之不行。非待今日。我蚤已知之矣。何丈人所見之不廣哉。當時隱士相習成風。皆明於保身而昧於行義。賴有孔子以下扶世。教正中人。心為上。任其倦倦。接引若輩也。意甚深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

〔朱註〕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

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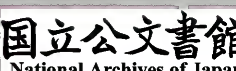
此一章書見聖人時中之用也。逸民是。自遂其高。自行其志。不
為世法所拘之人。可考見者有七人焉。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
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隱遯。雖同。而制行各異。孔子從
而斷之。曰。立志高。尚不降志。以屈人。持身峻。潔不辱身。以徇世。
其伯夷。叔齊。與是清而逸者。若夫。柳下惠。少連。遊於濁世。而不
錚錚。以立異。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乃所言者。必合乎倫理。所
行者。必當乎人心。但生不逢時。於卑論。儕俗中。默寓挽回之意。
與他人之降辱不同。其可取者。在此而已矣。是和而逸者。至於
虞仲。夷逸。則隱居自適。放浪語言。未必中慮。中倫。然其身。合於
清潔。其廢棄。合於權宜。蓋與害義。傷教者不同。此放而逸者。七
人。可謂志高行潔矣。而我則異是。世既不能離我。我亦不能離
世。在天。下。或可有不可之遇。而我不設。一不可不可之心。不過隨

朱註。鼓。擊。鼓。者。播。搖。也。鼓。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
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
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一章。書記孔子正樂之功也。大師。樂官之長。少師。是樂官
之佐。古之國君。必作樂。以侑食。故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魯自
三家僭越。歌。雍。舞。侑。私家。盛。而。公室。衰。音。樂。已。廢。缺。矣。自孔子
正樂之後。羣公。知先君之樂。不可下移。於僭妄之門。於是。大師
名。摯。者。去。而。適。齊。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去。而。適。楚。掌。三飯。之。樂。
名。繚。者。去。而。適。秦。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適。秦。雖。所。適。之。國
不。同。而。其。潔。身。之。志。則。一。也。掌。鼓。名。方。叔。者。入。居。河。內。掌。播。鼗。
名。武。者。入。於。漢。中。為。樂。官。之。佐。名。陽。者。與。掌。擊。磬。名。襄。者。入。於。

時制宜。無有偏執。此我之所以異於逸民耳。可見七人自成其
一節之高。孔子則合乎大成之聖。他日孟子清任和時之論。亦
此意。



海島雖所適之地各異而其避亂之心則一也蓋伶官去而魯事日非使非孔子正樂之功則上替下凌其何以爲國乎以其人去魯而樂存殆猶愈於人在魯而樂亡也敘述之間感慨係之矣

〔朱註〕弛遺棄也。以用也。大故謂惡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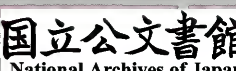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一章書。是周公訓子以忠厚開國之道也。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昔伯禽受封於魯。周公訓誡之曰。立國之道。忠厚爲先。而忠厚之道。不過親親任賢。錄舊用新人。數者而已。蓋親乃國家之本。思義不篤。則親親之道。以乖。君子於一本九族之誼。肫摯周詳。不使其有遺棄焉。大臣爲吾之股肱。信任不惠。便生疑貳。必須推心委任。俾之各展其長。不使大臣怨我。之不信用也。故舊爲吾之世臣。休戚與共。若念舊之意衰。則先世之功德。俱湮。必也賢者。世官不賢者。亦得世祿。非有惡逆大故。不忍輕於廢棄。

至於人之才具。各有短長。若欲求全責備。則用才之途。既狹。亦非因材器使之意。必也量能授職。使各盡其能。不可求備於一人。周公訓辭如此。此數者皆忠厚之基。培植國家之本。其後周祚八百。魯亦與周並傳。享祚獨久。皆德澤殷流之所致。然則開國承家。可不佩服古訓。而思永圖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此一章書。是思周初人才之盛。而紀之也。記者曰。賢才之生。關乎氣運。周昔盛時。太和之元氣。既萃而涵濡之。德澤尤隆。於時山川鍾秀。賢哲篤生。即一家之中。有八士焉。曰伯達。明於義。理曰伯适。弘於度量。曰仲突。有禦侮之材。曰仲忽。有總理之能。曰叔夜。柔順不迫。得夜之道。曰叔夏。剛明不屈。得夏之義。曰季隨。才能順應。曰季駟。德比良驥。雖以伯仲叔季爲次。第均之。爲宅俊之彥也。此八士者。統於一母。萃於一門。而又皆有邁軼羣倫之德。斯真邦家之光矣。從來天開聖王有道之長。必有英賢。



應運而起以贊襄盛治。然天能生之而不能用之。是在人主。敬賢禮士。羅而致之。殿廷則師濟滿朝。庶務就理。於以奏昇平康泰之治。不亦休哉。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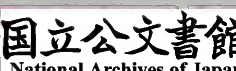
此一章。書見論人者。當觀其大節也。子張曰。士之為士。貴在立身。果於死生利害之關。幽明始終之際。實心勘透。不但可以驗學問之純。亦可以徵品行之篤。今之為士者。若能見危則委命以赴。公家之急。絕無瞻顧之心。見財利則思義之當得。與否絕無苟且之念。至於祭祀。則思敬以追遠。而恪將其在之誠。居喪。則思哀以慎終。而極致其思慕之篤。光明俊偉。外行既極。其剛方。仁孝敬誠。內行復極。其體聲。其可謂之士也矣。茲數者。為士。脩己之大。開可以對明廷。而實寤寐。亦國家取士之大法。

〔朱註〕致命謂三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

將以下敦氣節而屬脩能。若不務立乎其大。徒拘拘於小廉曲謹之行。是豈可以衡量天下之士哉。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此一章。書見為學者。存乎量之廣。而志之堅也。子張曰。理得乎心。謂之德。德必執而後守。執必弘而後有成。若使既執。持其德。而輕喜易足。不復加以擴充之功。是能執而不能弘也。理所當然。謂之道。道必信而後無惑。信必篤而後不移。若使既信。從乎道。而銳始怠終。不復操以堅忍之志。是能信而不能篤也。夫不弘。則所執者小而德無由以新。不篤。則所信者虛。而道無由以進。是人也將終無所成就。有是。人不足為當世重焉。能為有。無是。人不足為當世輕焉。又焉能為無乎。蓋為學之道。知與行而已。有所得而執之。太狹。則行未盡。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知未深。故學者能始事善。於信。終事善。於執。則知之真。行之力。卓然為斯世。可有不可無之人。而吾道庶幾其有托也。否則泛泛悠悠。迄無成就。亦何關於得失之數哉。



〔朱註〕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此一章書見兩賢論交之異也。昔子夏篤信謹守而於擇交也嚴。子張才高意廣而於納交也泛。是以兩賢論交所見遂各不同。子夏之門人問交道於子張，子張曰：汝師子夏云何？門人對曰：子夏曰：其人有益於己，是可者也；則與之，其人無益於己，是不可者也。則拒絕之。子夏之說如此。子張曰：子夏此言異乎！吾平日之所聞，吾聞君子之交，於人之才德出衆者，則尊禮之。

至於庸衆之人，亦合容而不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嘉獎之。至於不能之人，亦矜憫而不絕。此不特可者為君子之所與，即不可者亦未嘗為君子之所拒也。且吾反己而觀，拒人之說，無所論。我之賢與不賢，皆非可施之於交也。我果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而何必拒人？我果不賢與，則人將先拒乎？我而如之，何其能拒人？也。蓋拒則隣於太迫，容則幾於太濫。得拒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刻，得容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流，交道庶其無弊哉。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擇術之嚴也。子夏曰：道之散著於天下者，無窮。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雖偏曲之小道，其始皆由聖人之創造，而各有其事。一物之理，以之濟民生而資世用，未必不可觀者焉。獨是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在百家衆技，猶未可以相兼，而况聖賢治平之大器乎？苟推而極之，天下國家之遠，恐有窒而難通者矣。是

〔朱註〕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致極也

以致其道

此一章書。是見君子非學。無以造道之極也。子夏曰。吾人凡有。所為必志。向有定。功力克純。而後可以獲效。如百工各執一技。若遷於異物。而不專務其業。則事何以成。惟居於官府。造作之肆。耳目之所接。在於是。心思之所營。在於是。故得盡巧盡力。以成其事焉。君子以道自命。若奪於外誘。而不專其心。則道何以致。惟習乎窮理盡性之學。一事之未知。期於必知。一事之未行。期於必行。故得日積月累。以致其道焉。蓋道不遠人。原聽人之自致。而天下不皆致道之人。有學而不學。故也。苟欲求盡乎道之全體。非實從事於學。何由哉。甚矣人之不可不務學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此一章書。是子夏為文。過者戒也。子夏曰。人非上聖。孰能無過。知其過而改之。則不至終於過矣。若小人之於過也。明知有悖。於理而徇於私欲。不能遷善以自新。復恐人之知其過。則必曲為文飾。以著其善。而匿其非。以為可掩人之耳目。孰知其欲蓋

〔朱註〕文飾之也

而彌彰也。可不以是為戒哉。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而不敢自欺。以欺人。故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而徒欺人。以欺己。故卒流而為惡。信乎過之宜改。不宜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一章書。是形容君子中和氣象也。子夏曰。君子盛德。在躬。容貌辭氣。各當其可。故相接之時。其形於身者。頃刻變異。計之約畧。有三方。遠而望之。手恭而足重。儼然有威之可畏焉。以容貌若此。宜不可得而親矣。及近而即之。心平而氣和。則又見其溫焉。以色若此。宜可得而親矣。及聽其言也。義正而詞嚴。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易。則又見其厲焉。不滯於聲色。不偏於剛柔。此其所以為君子乎。夫君子豈有心於變哉。自望之。即之。聽之。者。則以為儼然而又溫。溫而又厲。在君子實不知其然而然也。蓋君子道全德備。履中蹈和。故其著為形容。徵諸詞氣。俱有下以協陰陽之極。而備四氣之宜。誠中形外。又何疑焉。

〔朱註〕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朱註〕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此事上使下之道也子夏曰君子於君民之際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為如勞民之事本非民所樂為惟平日愛民之意實可質之於民而民無不信我之愛然後不得已而勞其民則民原其平日之愛皆知其出於不得已而無所怨矣若使未信於民而勞之雖事之當勞而民不喻其心則以為為病己也諫君之言本非君所樂聞惟平日愛君之意實可通之於君而君亦以是信我之愛然後不得已而諫其君則君鑒其平日之愛淡知其出於不得已而無所嫌矣若使未信於君而後諫之雖事之當諫而君莫察其隱則以為為謗己也夫必信而後勞信而後諫將未信而終不可勞終不可諫乎非也其有待於信者理也其無待於信者勢也為勞民諫君者計則無不當以信為歸若為所勞為所諫者趨事赴功乃其常分聽言

納諫乃其正理又何容計及於信與未信之間也倘以民情未孚而公家急迫之役亦寢而不舉君志未格而蓋臣披瀝之言俱匿焉莫告自古迄今有是理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此一章書言人當先立其大者也子夏曰吾人一身毋論大與小而莫不盡善善者上也然或不能必於大德所在如君臣父子之倫進退出處之節咸各得其正而於當然之規矩無少踰焉則本原立矣其他動靜語默及凡事物細微皆小德耳雖偶有出入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拘拘於小廉小節而於大者一無遺憾斯亦不足觀也已蓋觀人與治身之道不同觀人者務得其次大治身者不遺乎小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正未可謹於大而忽於細也魏徵諫懷鶴程頤規折柳柳皆此意蓋修身克己貴乎嚴密雖須臾之頃毫髮之微俱不容有過處一或放過便虧欠本體之缺陷工夫先儒曰克勤小物最難信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

〔朱註〕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小子指衆弟子

〔朱註〕倦如教人
人不倦之倦
區猶類也

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
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
惟聖人乎。

此一章書見施教當有序也。昔子夏以篤實自守。故其教人。先
從下學功近處用。工夫子游不知其意。而譏之曰。學有本末。有務
未而失本者。非為學之要也。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及應對
與進退之間。儀節詳習。則誠有可觀矣。抑此特小學之末節也。
其於大學。正心誠意之本務。則無有。如之何。其可哉。子夏聞之。
而歎曰。噫。言游過矣。君子教人之道。孰以爲先。而傳焉。孰以爲
後。而倦焉。在教者之心。固無不欲徧物而示之也。但學者所至。
自有淺深。譬如草木之有大小。其區類判然各別。是以因材而

授不能無分。先後耳。苟不量其造詣之淺深。不問其功夫之生
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
焉可誣也。彼灑掃應對。小學之始事也。正心誠意。大學之終事
也。合始終而一貫。不俟積漸而遂極。其至者。惟聖人爲然。若以
此責之門人小子。不不失其序乎。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無大小。
則學不可馳。驚而進。有大小。則教不可凌。躐而施。故灑掃應對。
毋論理之所難。忽而
亦事之所當先者。與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此一章書見仕與學當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也。子夏曰。仕要
於稱職。學主於進脩。二者理實相資。而事期各盡。當仕之時。大
君責其報政。小民望其有爲。仕則有仕所應盡之職。故凡仕者。
必先夙夜匪懈。求不負乎君民之意。自是而有餘力。則益勵乃
學。以益其聞見。而進其才能。庶幾更有裨於仕也。若仕未優。而
學則於仕爲曠官矣。雖學亦何爲乎。當學之時。致知以窮其原。
力行以踐其實。學則有學所當盡之功。故凡學者。必先勉勵不
遑。務造乎知行之極。自是而有餘力。則始出而仕。以措其經

〔朱註〕優有餘
力也

繪而廣其利濟。庶幾得_レ以_レ展_レ所_レ學_レ也。若_レ學_レ未_レ優_レ而_レ仕_レ。則_レ於_レ學_レ爲_レ廢業_レ矣。雖_レ仕_レ亦_レ奚_レ益_レ乎。蓋_レ學_レ而_レ後_レ仕_レ。盡_レ人_レ知_レ之_レ。既_レ仕_レ而_レ猶_レ不_レ忘_レ乎_レ學_レ。則_レ人_レ所_レ易_レ忽_レ也。故_レ子_レ夏_レ首_レ爲_レ仕_レ者_レ。告_レ以_レ仕_レ而_レ優_レ。則_レ學_レ夫_レ已_レ仕_レ者_レ。尙_レ不_レ可_レ不_レ學_レ。則_レ未_レ仕_レ者_レ。必_レ學_レ優_レ而_レ後_レ可_レ仕_レ明_レ矣。人_レ主_レ任_レ官_レ授_レ職_レ。必_レ得_レ夫_レ學_レ而_レ後_レ仕_レ。仕_レ不_レ廢_レ學_レ之_レ人_レ而_レ用_レ之_レ。則_レ道德_レ之_レ真_レ儒_レ。經濟_レ之_レ實_レ効_レ。庶_レ幾_レ兩_レ得_レ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朱註〕致。極也。其哀不尙文飾也。

此一章書。是子游示_レ人_レ以_レ崇_レ本_レ之意_レ也。子游曰。凡事_レ文_レ質_レ相_レ須_レ。而_レ居_レ喪_レ尤_レ人_レ子_レ之_レ大_レ節_レ。徒_レ尙_レ文_レ而_レ略_レ質_レ。失_レ其_レ實_レ矣。以_レ吾_レ觀_レ之_レ。人_レ子_レ執_レ親_レ之_レ喪_レ。但_レ能_レ於_レ哀_レ痛_レ之_レ誠_レ。致_レ之_レ。以_レ至_レ乎_レ其_レ極_レ。如_レ是_レ而_レ止_レ。安_レ事_レ文_レ飾_レ爲_レ哉。蓋_レ哀_レ既_レ有_レ餘_レ。則_レ禮_レ雖_レ不_レ足_レ無_レ傷_レ也。要_レ之_レ喪_レ固_レ貴_レ於_レ哀_レ。而_レ禮_レ之_レ節_レ文_レ亦_レ不_レ可_レ廢_レ。子游特_レ爲_レ專_レ事_レ乎_レ文_レ者_レ。言_レ耳_レ。豈_レ真_レ欲_レ廢_レ文_レ也_レ與_レ。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

仁。

此一章書。見_レ子游規_レ朋友_レ之_レ義_レ也。子游曰。心_レ馳_レ於_レ外_レ者_レ。疎_レ於_レ內_レ。吾_レ友_レ張_レ也。有_レ三_レ過_レ高_レ之_レ才_レ。人_レ所_レ不_レ能_レ爲_レ者_レ。而_レ張_レ獨_レ爲_レ之_レ。是_レ爲_レ難_レ能_レ也。然_レ而_レ少_レ誠_レ實_レ。則_レ無_レ以_レ全_レ乎_レ心_レ之_レ德_レ。少_レ則_レ無_レ以_レ全_レ乎_レ愛_レ之_レ理_レ。其_レ於_レ仁_レ則_レ猶_レ未_レ也。曷_レ不_レ反_レ而_レ圖_レ乎_レ。切_レ近_レ者_レ耶。由_レ此_レ知_レ求_レ仁_レ之_レ道_レ。惟_レ專_レ事_レ乎_レ內_レ者_レ。乃_レ可_レ有_レ成_レ。若_レ不_レ事_レ乎_レ內_レ而_レ徒_レ驚_レ乎_レ外_レ。雖_レ功_レ名_レ甚_レ盛_レ。文_レ采_レ可_レ觀_レ。亦_レ君子_レ之_レ所_レ不_レ許_レ也。故_レ學者_レ以_レ鞭_レ辟_レ近_レ裏_レ爲_レ二_レ緊_レ工_レ夫_レ。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朱註〕堂堂。容貌之盛。

此一章書。是曾子救_レ子張_レ之_レ失_レ也。曾子曰。友_レ所_レ以_レ輔_レ仁_レ。然_レ必_レ以_レ篤_レ實_レ爲_レ務_レ者_レ。乃_レ可_レ相_レ助_レ有_レ成_レ。若_レ堂堂乎_レ張_レ也。徒_レ用_レ心_レ於_レ威_レ儀_レ容_レ貌_レ之_レ文_レ。而_レ於_レ己_レ無_レ體_レ認_レ密_レ察_レ之_レ功_レ。於_レ人_レ無_レ切_レ體_レ觀_レ感_レ之_レ助_レ。蓋_レ難_レ與_レ之_レ共_レ爲_レ仁_レ矣。夫_レ仁_レ本_レ於_レ心_レ。惟_レ求_レ之_レ至_レ近_レ而_レ脩_レ其_レ在_レ內_レ者_レ。爲_レ足_レ以_レ幾_レ之_レ。故_レ從_レ事_レ於_レ仁_レ者_レ。寧_レ內_レ有_レ餘_レ而_レ外_レ不_レ足_レ。勿_レ外_レ有_レ餘_レ而_レ內_レ不_レ足_レ也。孔子曰。剛毅_レ木_レ訥_レ近_レ仁_レ。則_レ聖_レ人_レ之_レ論_レ仁_レ亦_レ可_レ知_レ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

〔朱註〕致。盡其極也。

也。必也親喪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使人自識其良心之意。曾子曰。吾嘗聞之。夫子入之一心。本自真純。惻怛。苟能隨事盡心。則心之所至。力亦隨之。起自有不容己者。然人往往情遷物誘。失其本心。未嘗有能自推致者也。必也父母之喪乎。蓋父母天性之戚。而又當不幸大故。居喪之時。哀痛迫切。發乎至情。乃能內盡其誠。外備其禮。不待勉強。無少遺憾。此良心發見。至真至切。固非情遷物誘所能奪也。誠能即此心而推之。廣之。人倫物理之間。無一念之不實。無一事之不盡。親親仁民愛物。隨處觸發。隨處充滿。雖仁育天下。無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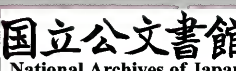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引孟莊子繼述之孝也。莊子魯世卿名。述其父孟獻子。相魯有賢德。曾子曰。有國家雖與有國不同。然其培養人材。建立法度。以爲子孫之計。其道則一。吾嘗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死葬。致愛致敬。人猶可能也。惟是獻子所用之臣皆賢臣。所行之政皆善政。莊子於父沒之後。繼志述事。零無更改。不致適己自便。樹私人以問老成。作聰明以亂舊法。世濟其美。不添前人。是爲難能也。莊子之能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光續先業者。以此書曰。人惟求舊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曾子之言。豈但爲有家訓哉。推而廣之。治國平天下。不外乎此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一章書。是曾子教人慎刑之意。陽膚曾子弟子。士師治獄官。名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來問曾子。蓋欲得明慎之要。以求中情法。

(朱註)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



之平也。曾子教之曰。先王之世。下之生業厚。上之教化脩。民既足於仰事。俯育。而又當仁。漸義。摩之後。親遜成風。雖刀不競。此所以犯法者寡。漸至刑措。不用也。今也。上失其教。養之道。一則饑寒。所迫。救死而不贖。一則禮義消亡。捍綱而不知始也。以上之失道。至於民心離散。不相顧恤。繼也。以民心離散。至於忿爭。傾奪。告訐。無已。獄訟繁多。因之而起。為士師者。苟得其犯法之情實。則當原其所以致此之由。縱不可曲法。以庇民。能勿惕然。讓省。哀矜。庶獄之不平乎。若以發奸摘伏。沾沾自喜。非仁人長者之用心也。曾子之告陽膚。如此。雖然。陽膚一士師耳。民之生死。科條具在。不得意為出入也。獨計為民。上者。何以使百姓。有追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之事。且使治獄之吏。雖疾病慘怛。而束於文法。莫可奈何。何如使百姓。豐衣足食。向風從善。自不犯法。法之為愈乎。

〔朱註〕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下人。身有三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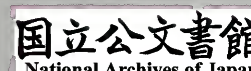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一章。書是子貢借紂以警戒。後人之意。子貢曰。古今言淫虐無道者。莫過於紂。以予觀之。紂之不善。殆不如言者之甚也。蓋因紂當日為惡。彰著。故天下不善之名。悉歸之。譬如地。形卑下之處。衆水於此。鍾聚。雖欲卻之。其道無由。是以君子欲上達。之難。下流之易。時時省察。在在制防。誠恐忽不及持。一陷身於下流。則凡天下敗名。失檢。棄理。畔義之事。盡以歸之。至於獨蒙惡聲。不可解免。亦其所處。汚下。有以致之。使然也。可見天下善惡。兩途。如冰炭之不相入。苟以善小。而弗為。以惡小。而為之。積而不返。遂成不可復回之勢。惟知此之明。斷之勇。謹之小。慎之微。塞源。拔本。以入於堯舜之道。不難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此一章。書是子貢勸人。改過遷善之意。子貢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常人憚於改過。一有乖違。便多方掩飾。惟恐人知。是重其過也。君子有過。不不妨昭示於人。絕不隱諱。如日月之食焉。分秒虧缺。人皆得而見之。及其知過。即改。亦如

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



日月虧而復圓。貞明之體。容光必照。人皆得而仰之也。是以君子平時。反身克己。常求無過。倘檢攝不致而有過。未嘗不知。知則必改。以省察刻勵為先。以因循隱蔽為戒。如成湯之改。過不吝。子路之聞過則喜。聖賢進德脩業。未有不由此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

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一章。書是子貢言孔子憲文章文武之學。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於天下事事物物。博聞廣見。無所不知。果焉從受。學而能然乎。子貢曉之曰。帝王之道。備於文武。其一。代謨烈文章禮樂政教之類。雖去今已遠。猶未至墜落於地。不可不講求。固在人。世有識見宏遠之賢者。別能佩服考訂。而識其大綱。其識見淺近而不賢者。亦以傳聞習見而識其節目。人之賢不

〔朱註〕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

賢雖不同。而識大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吾夫子憲文章文武。故文武之道所在。即夫子之道所在。賢者識大。即從而學其大者。是謂夫子師賢可也。不賢者識小。則從而學其小者。是謂夫子并師不賢亦可也。而亦何常師之有哉。此不獨紹文武之謨烈。且接堯舜以來之心傳。較之他人之學。有定在。師有常主者。其大小遠近不侔矣。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以孔子生知之聖。尚且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郟子。徵文於考獻。好古敏求。無非博求義理之無窮。以爲折衷反約之本。信乎爲萬世聖學之模範也。

〔朱註〕七尺曰。俛。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

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

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又曰。其

此一章。書。是子貢。尊聖人之意。叔孫武叔。子服景伯。皆魯大夫。昔孔子道大德。全魯人莫或親其底蘊。一日叔孫武叔語大夫。

於朝。曰。人皆稱仲尼為聖人。以我觀之。子貢之才。辨博達。殆更過於仲尼。子服景伯聞此。以告子貢。子貢曰。人之淺深。固不可

以懸望。而決叔孫之言。非但不不知。夫子並不知。賜矣。試以人所易曉者。喻之。其譬諸宮之有牆乎。賜也。造詣未深。才識有限。牆

之高。不過及肩。凡室中所有一器一物。有目者。皆能循覽。而得之。若夫子之牆。高至於數仞。體勢崇峻。莫究莫殫。苟非得其門

而入焉。則亦徒為面牆而已。其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禮樂制度。損益乎百王。政事文章。輔戴乎萬世。又孰從而見之哉。是則

得夫子之門者。或寡矣。見賜易。而見夫子難。則必至輕視夫子。而重視賜。賜叔孫所云。不亦宜乎。子貢深折其憚。人之失倫。而更

惜其所見之不遠也。從來唯聖知聖。若武叔者。又烏足怪哉。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

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

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

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

此一章。書。是子貢。深責武叔之毀聖也。叔孫武叔前言仲尼不

及子貢。貢至是。又復毀之。子貢曰。彼無用此為也。人之分量不同。或以流俗之謗毀。而輕。或更以流俗之謗毀。而重。仲尼則非流

俗之可。得而輕重者。上彼其道。德高深。冠絕千古。固不可得而毀也。蓋他人之賢者。如丘陵。然自平地觀之。雖有差。然其所至。尚未峻絕。更有高乎此者。則得而踰之矣。至於仲尼。如日月。然

萬物皆在其照臨之下。孰得下加於其上。而踰越之乎。縱有庸陋無識之人。欲自棄絕於聖人之教。然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朱註〕無以爲也。猶言無用。爲此土之高。曰丘陵。大阜。曰陵。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多與。抵。同。適也。

日月高明之體。必不能抑之。使卑。則於聖人。曾何虧損。祇見其不知分量。於聖凡高下。悟然莫辨。徒為庸妄人。耳。子貢言此。非徒戒其不當毀。正明其毀之無益。可謂曉之深。而責之切矣。夫道益高。則謗益重。聖人尚不能免。况其他乎。

〔朱註〕為恭謂下為恭敬推遜其師也階梯也大可為為也化不可為為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也時雍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此一章。書亦子貢知聖之滋。尊聖之至也。昔孔子道大難名。及門之士。如陳子禽者。雖親炙聖教。尙未能升堂入室。一日謂子貢曰。子於平日。每尊崇仲尼。以為不可及。及此。特推遜其師。為恭敬耳。仲尼豈果賢於子乎。子貢斥之曰。子何言之過也。夫君子一言而當。即成其為知。一言不當。即成其為不知。知與不知。關係於一言之間。言不可不慎也。子為此言。亦不知之甚矣。子之意。豈以夫子為可及乎。吾夫夫子。聖由天縱。冠百王。大而化之。聖而神。有非思勉所能至者。殆猶天之輕清成象。不可下以階梯之具。攀躋而升也。惟夫子窮而在下。故有非常之道德。而不見其非常之武功。使或得邦家而治之。其過化存神之妙。豈可意量哉。是即所謂立之斯立。愛養方施。而民生已遂也。道之斯行。教化未遍。而民性已復也。綏之斯來。一為撫循。而遠至。適安也。動之斯和。一為鼓舞。而時雍於變也。其生也榮。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死也哀。遏密八音。如喪考妣也。其德化感人之速。入人。之深。如此。正如天之顯仁藏用。萬物自生自成。於其中。而不知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乎。子之言。亦不知之甚矣。子貢之語。子禽者。雖未達然之事。然當時孔子相魯。三月大治。亦小試。行道之端。退而剛定六經。脩明孔聖之道法。凡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下之要。莫不備具。後代帝王從之。則治。逆之。則亂。立道綏動之。效傳之。千萬世而無窮。有天下者。誠欲體堯舜。蹈堯舜。駕三代而軼漢唐。舍誦法孔子。其何道之從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此一章。書是記者。歷敘帝王相傳之道。以見孔子與門人相授受者。亦不外乎此也。記者曰。昔唐堯將禪位於虞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自古天位相傳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是謂之曆數。今爾德當天心。天之曆數。已屬爾身矣。然天位。維艱。命。不易。保。必有道。以安天下之民。而後克永享祿位。爾宜廓然大公。心無偏倚。凡萬幾之來。因時順應。皆以中道處之。自始至終。信能執守。而不失焉。則民心悅安。而天祿可常保矣。苟不能執守。而凡事徇一己之偏。則政乖民亂。四海困窮。而怨叛將作。爾所

〔朱註〕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受於天之祿位。亦永終而不可復享矣。可不戒哉。其後虞舜禪位於夏禹。亦以允執厥中命之。其間雖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訓。無稽勿聽。弗詢勿庸之詞。無非所以發明堯之一言。非有異也。夫以堯舜禹三大聖人。其授受之際。叮嚀告戒。不過如此。則執中者也。豈非萬世人君之標準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

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

此一節。書是述湯告諸侯之辭也。記者曰。繼禹而膺曆數者。商湯也。湯既伐桀而作誥。以告諸侯。先述其初。請命於帝。而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今夏桀有罪。已必討之。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必

〔朱註〕簡。閱也。

用之而不蔽蓋其罪其賢皆簡閱在上帝之心已安敢違之而
 自任其私意乎予之初請命者如此今既為天子矣其責任尤
 有重焉者蓋天以萬方臣庶付之于我則朕躬若有過舉而得
 罪是已不能奉若天道而致之萬方小民何預焉若萬方臣庶
 得罪犯法是已所以表率撫馭者未得其道其罪無可諉矣爾
 諸侯其共體之此湯告諸侯之詞也觀其請命之詞則伐桀之
 舉出於天觀其告諸侯之詞見天下之責在於己承天
 子民之慄慄危懼視三聖之執中殆異世而同符也與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

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天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此五節書皆述武王之事也記者曰繼湯而膺曆數者周武王也武王初克商時即反紂之所為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

〔朱註〕賚予也
 周至也權稱
 錘也量斗斛
 也法度禮樂
 制度皆是也

齊於四海而萬姓悅服然非人人而富之也惟有功德之善人
 則加厚而是富焉以示激勸其賞善之公如此當其伐紂之初
 誓師之詞有曰紂雖有至親億萬之多然皆離心離德不如我
 周家臣子皆仁厚有德之人同心同德而可恃也是伐紂有必
 克之理矣今我既獲仁人若不往正其罪則百姓嗟怨歸罪於
 我之一身蓋謂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救而責武王不拯已於
 水火之中也其以除暴為己任如此又紂之時權量無準法度
 咸廢百官不聽武王既定天下於是取權之輕重量之大小皆
 謹而較之使歸中正之則而官府不得以侵漁民間不得以欺
 詐若禮樂制度凡可損益可因可革者皆審而定之使合義
 理之當然有官職廢墜不舉者則重新脩理使在官者在職一時
 盡舉無復向日頹廢之患由是王章所布在在遵守而四方之
 政無有壅遏而不行者焉武王之以義正天下如此紂之時滅
 人之國絕人之世逸民播棄而不用武王方有天下封黃帝堯
 舜夏商之後於其國土已滅者則裂茅土以與之使享國邑
 世系已絕者則取支庶以繼之使綿其宗祀又釋箕子之囚復
 商容之位賢人隱逸在下者則舉用焉使野無遺俊三者皆人
 心所欲也武王行之由是德意所被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無

不傾心而歸向焉。帝王之以仁感天下。如斯此。至於於加意於民。事非非。獨一端而所尤重者。則惟在食以養。生以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之三者。故制田里。以厚民。生定。為喪祭之禮。以教民。孝。所以維人。心而厚風俗也。由武王之。事觀之。德澤周徧。政教脩明。無非表。建中德。而無負上天寵綏之命也。其堯舜禹湯之中。統其有以。夫。

寬則得衆。信則君任焉。敏則有功。公則

說。

此一節書。是統論帝王之道也。記者既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事。因總論之。曰。二帝三王。因時立政。設施雖不同。而為治之道。不外寬信敏公四者。人君以天下為量。惟寬以有容。而包涵無外。則四海度內萬物一體。衆莫不歸附之矣。出治以誠。誠為本。惟信以行政。而內外如一。則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而民莫不倚。仗之矣。庶事所以叢脞者。不能屬精圖治也。惟勤敏而宵旰不。違。則百度振舉。所為有功矣。人心所以乖違者。不能虛衷順應。也。惟大公而好惡不作。則舉措合宜。莫不悅服矣。此四者。帝王

寬。自以蒞民。言。信。自號令。言。敏。自勤政。言。公。者中之體也。

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治也。夫分言之。曰寬信敏公。約言之。不。過一中而已。有天下者。執此中而不失。以比隆於二帝三王也。何難之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

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

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

猛。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答子張問政之言。以繼帝王之統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為斯可以居位而從政。矣。孔子曰。治道不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政有五美。而致治者。五事。誠能尊而行之。則百姓蒙其福。有惡而害治者。四事。誠能

屏而絕之。則百姓去其害。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孔子曰。凡施惠於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惠而不費。有益於下。而無損於上。其為美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則勞而不怨。既已勞民之力。而又不拂民之心。其為美二也。人心有所欲。多易至於貪。君子未嘗無欲也。而於己已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欲而不貪。其為美三也。人志意舒泰。易至於驕。君子雖泰然自得也。而無一毫驕傲之意。其為美四也。人以威臨民。易至於於猛。君子雖有威。可畏也。而不至於猛厲。而難堪。其為美五也。凡此五美。皆為政者所當尊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

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此一節。書是詳五美之事也。子張問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曰。何謂惠而不費。孔子備舉而告之曰。凡施惠而捐己之財。則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君子因天下之利。以利天下之民。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但就百姓本然之生理。為之區畫而已。非分吾所有。以予於民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則民必怨。君子用民之力。不奪民之時。不與不急之務。使道使民。又何得而怨之。欲非其所當。然則貪矣。若仁覆天下之念。不至兼濟萬物。其欲不止。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者仁而得者即仁。又焉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事之大小。一惟臨之。以敬謹而不敢有慢易之心。則應務皆當。而此心自安舒矣。然本之兢兢業業。自持之內。非侈然自放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端正其衣冠。尊肅其瞻視。儼然於上。人自望而畏之。非作威以加人。也。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夫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為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

〔朱註〕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猶之猶言均之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此一節書是詳四惡之事也子張又問曰何謂四惡孔子曰爲政欲民不爲惡則當素教之而不可不加刑苟不戒而遽殺其民則殘酷不仁而謂之虐凡有所與作則當先期告戒之使知奉行漸次整理乃可責其成功苟不戒而遽殺其成功則急遽無漸而謂之暴凡有所徵求如賦稅工聚衆之類必誥戒諄切而後民知奉公若故意慢其令於前而刻期以急之於後是誤民而必刑之也以害其民也則謂之賊至若有功當賞則斷然賞之而後足以勸若均之之以物與人而於出納此納彼之時遲回顧惜吝者而不即予則是有所司爲人守財不敢自專之事而非爲政之體一人不競奮圖功矣四惡之實如此皆爲政者所當屏也記者敘此以繼上繼帝王執中之治統孔子之爲政從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聖學之始事也孔子曰脩身處世之道固自多端然其要有三知命知禮知言而已蓋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有定命必知命而信之盡人事以聽天乃能爲君子若不如此則不顧義理而見害心避見利必趨徒喪其守而陷於小人之歸矣何以爲君子此命之不可不知也至於禮者可以消非僻之心振惰慢之氣知禮之則德性堅定威儀檢攝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耳目手足惶惑失措無以持身而自立矣此禮之不可不知也至於人之邪正已之取舍係焉不可不知而其要在知言蓋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即其言語之當否可以知其心術之邪正若不知言則邪正何由而辨無以知人而定取舍也此言之不可不知也論語以是終篇誠示人以脩己處世之要道必自知入矣蓋惟精之功先於格致之學先於誠正故朱子曰論大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譬之行路目先見而後足履之庶無冥行傾跌之患否則悵悵其何之矣奈何後之

熙金定四書解義 論語卷之四

儒者混知行為一途而不以講學明理為急務哉

論語卷之四 下終

子曰君子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知知而弗能行弗能知知而弗能行弗能知知而弗能行

明治十三年十月十六日版權免許

同十五年五月出版御屆

定價金八十錢

標註

故人

大

郷

穆

出版人

大郷利器太郎

大阪府下北區中島六丁目九番地山田榮造方寄留

